

从猿到人一些问题商榷

张寿祺

(广东师范学院历史专业)

人类是怎样产生的？人猿如何分野？这些问题古生物学界和古人类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古代史、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将这些问题中某些论断提出来加以讨论，无疑对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一、古猿下地经营生活问题

到目前为止，不少出版物，曾强调古猿下地，由于第三世纪中新世或其前后，气候发生变化的结果。

有的说：“当时在非洲和中亚广大区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森林大量地减少和大片地消灭，这时许多猿类灭绝……原先生活在树丛基部的身材较大的一部分猿类，在有必要更多地下到地面生活时，也就较顺利地实现这样的改变。”^[3:71]

有的说：“这时有的地区气候变得干燥，地壳出现了强烈的升降运动，更新世开始……造成大片森林逐渐消失，间隔的草原地带出现。这种变化‘主要地是由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的结果，是促使古猿离开森林转移到地面运用两足行走以适应地面生活需要的外界因素，而决定因素是古猿体质的内在变化。”^[4:77]

这样论断，实难使人首肯。1)首先，当时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猿类灭绝，难道这支高度发展的古猿能独存？2)若是能够独存，下到地面，它们能在这个广大的严重干旱地区，随意找到水喝？找到食物充饥？3)找不到水和食物时，它们能一下子逃出这个广大的严重干旱区域，摆脱死亡的命运？

显然，持气候变化、地理环境起作用的论者，对许多关键性地方是难于解释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毛主席又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革命导师恩格斯也告诉我们：“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自然辩证法》156页]

我觉得要弄清古猿下地的原因，应依从经典著作的指引，从古猿本身生活，以及古猿与自然界交互作用互相影响方面进行探索。若仅仅附加一句：“决定因素是古猿体质的内在变化”，然后把古猿下地着重归于地理环境的变化，这是无法找出事物变化的真相的。

如众所知，猿猴是生活在森林中，猿猴以林里的果实，以某种树木的嫩芽，以及地上块

根为食；但是林里果实的成长，某种树木嫩芽的生长，以及地上块根的形成，是受时间的制约，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季节性的。在树林里，逢到青黄不接期间，也足以使到古猿下到地面觅食；何况古猿生活在树林里，由于它的本能，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同上，154页] 古猿以及其他猿猴这种掠夺经济滥用资源的本能，必然有朝一日形成大片地区的森林所具备的食物条件受到摧毁，形成树上无法供应猿猴的食料，形成当地地下块根的生长也受到摧残；在食物供应困难条件底下，这样必然促使古猿下地觅食。

古猿下到地面，生活在新的环境中，一方面要与大地上其他动物进行斗争，一方面又要适应于吃着平常不一样的新食物；当着这样的古猿群在大地上跟大自然搏斗中四处觅食，逢到可供生活新的森林，它们必然又重栖于森林中，当着这片新的森林食物条件又被其滥用资源的本能所摧毁，古猿必然又重新下地觅食，又与地面上其他动物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古猿就这样在与大自然搏斗中，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恩格斯说得很明白：“**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同上，154页]

我觉得要寻找古猿下地经营生活的原因，应从古猿掠夺经济滥用资源的本能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反过来作用于古猿，促使它发生变化方面进行追索。若仅仅拘泥于古气候发生变化的旧说，这只能掉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中，实难探明古猿下到地面经营生活的真相，实难探明古猿转变到人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二、从猿到人过渡阶段问题

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

有些同志认为在古猿发展为真正的人之前，处于这个过渡阶段，应列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是亦猿亦人的阶段。”这些同志并将处于这样阶段的古猿称为“正在形成的人。”[6:182]

这种论点，也值得商榷。

为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其中一段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之所以具有阶段性的论述：“**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从古猿发展到人的阶段，它的根本矛盾就是古猿本身与自然的矛盾。

古猿从一种动物性质的本能活动，消极地利用外部自然，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使自然界改变，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进而发展为有意识地掌握工具，向着预定的目标进行劳动，能对外部自然打下意志印记的人类，从改变外部自然中并改造了自己的本体。这样根本矛盾，在长长过程中，首先是渐变的，缓慢的，经过极为长的时期，才进到飞跃。

古猿生活在森林里，攀援时，采摘食物时，要前肢担负和后肢不同作用的活动，这便孕

育着手脚分工的萌芽。古猿长期滥用资源掠夺经济的本能活动，促使古猿自身下地，在地上为便于行走，便于夺取食物，以及抵御敌人，因之不得不以后肢直立支撑自己的身体；以前肢专司捕取食物、进行格斗之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样用后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成为必要，并巩固下来，这便完成发展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古猿在这一步以后，继续不断地与自然进行斗争，并由于古猿的本能，前肢使用天然木棒、天然石块作为捕取食物抵御敌人的辅助手段，长此以往，一代传一代，这便逐渐地孕育着“劳动”的胚胎；由于直立行走，并且由于食物多样化，因此它们的血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构成也渐渐地变得有些不同了。由于肉食，脑髓也逐渐发达；由于直立行走，发音器官也得到发展的方便条件；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古猿便过渡到人的阶段。

至于古猿未懂得劳动之前（未发展为人），处于过渡阶段，它只能作本能的活动，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们意志的印记，它的性质，应该属于猿类。古猿虽然已采取了直立行走，充其量“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仍不是人。

人猿的界线，应以能否掌握工具进行劳动为标准。若一定要将过渡阶段称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亦猿亦人”；那末，请问“古猿”与“非猿非人”或“亦猿亦人”这两者在发展的阶段上划分，应以什么作为标准？“亦猿亦人”阶段与“人”的阶段划分又应以什么作为标准？

若认为过渡阶段必须将之列为一个独特的阶段，作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或“亦猿亦人”的一种特殊生物，那岂不是生物学上要多添了一种“非兽非人”或“亦兽亦人”的品种？

吴汝康同志认为以人类学的人类体质的特征，“把这个过渡阶段归入人的系统，即人科”^[6:182]

问题在于处在这样阶段的古猿，其活动仍是动物性质的本能活动（未懂得劳动）；其外貌，其体质与古猿差别也不大；总的来说，猿的基本性质未变，这又怎能将之提升为“人”的范围？

其实，这种既不是猿又不是人或“亦猿亦人”的说法，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亦不过是西方人类学界过去所谓“缺失的环节”（Missing link）旧说的变相翻版。

从猿到人的过程，是有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古猿发展到人的一一个量变再进到质变的过程。我个人的意见，在古猿尽管已能直立、能本能地利用天然棍棒、天然石块作为觅食和抵御敌人之用，唯在它没有懂得劳动之前，它的性质应属于猿类，在它懂得劳动期间，就是进入人的范围，处于这个过渡阶段不能将之称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或“亦猿亦人”的特殊生物。

至于“正在形成中的人”一词，从经典著作来看，恩格斯把懂得劳动进入了人类阶段的第一批人类才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若是将正在向“人类”过渡仍处于过渡阶段的古猿称为“正在形成中的人”^[6:182]，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三、关于人类特征出现的问题

人类的出现，有一些同志说：“而劳动则是促进古猿向人的方向发展的杠杆，如果没有劳动这个杠杆的作用，古猿向人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对于人猿的划分，我们用什

么标尺来衡量呢？劳动。”[4:79] 又有一些同志说：“从第一批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起，劳动、社会、语言和意识均同时出现了，它们的历史是同样长久的。”[1:81]

这两种论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让我们看看第一种论点所说的“劳动”，既然劳动是划分人猿的标尺；又说没有劳动这个杠杆的作用，古猿不可能向人的方向发展。从这位同志的措词来看，显然，这位同志认为古猿阶段是存在着“劳动”。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明确地告诉过我们：“**我们假定，劳动本来是在这样一个形式上，这个形式使劳动独一无二地属于人类。**”[《资本论》第一卷 172 页] 恩格斯也说过：“**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若是将古猿的本能活动，也称之为劳动，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全不相符。古猿，尽管它能执着天然木棒和天然石块作为觅食和抵御敌人之用，这仅仅是属于动物性质的本能活动，不能将之看成为“劳动”。

至于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句话，我个人的理解，是指一支高度发展的古猿，通过几百万年甚至一千几百万年极为长期地本能地跟自然斗争，进而发展为制造出第一件粗笨的劳动工具进入了人类的阶段；这种最初的人类，本身外貌就是一种非常似猿的人，这种极为象猿的人正是处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阶段，以后再进而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这是通过两三百万年以至几十万年的劳动，使得人类自己的身体，首先是手部更充分发展，身体其他各部也跟着充分的发展，因之体质上迥异于古猿，这便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另外，持第一种论点的同志，还把劳动分为“本能的劳动”和“有意识的劳动。”[4:87—80] 这实属不通。“劳动”必然是有意识有思想主导着的。若谓经典著作中有“**最初的动物性质的本能的劳动形式**。”“**人类劳动尚未脱弃最初本能形式的状态，……**”（《资本论》第一卷 172 页）等词句，从而提出“本能的劳动”一词，则持这样说法的，在学习这段经典著作时，请认真注意这段经典著作所使用“动物性质的”、“形式”、“状态”的用词。

须知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经典著作中，谈到原始社会时，为着对我们作到明确浅白的解释，有不少地方采用一些“象动物”“象牲畜”这类措词加以比喻。

例如谈到最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时便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35 页]。谈到原始人的生活时，又说：“**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反杜林论》176 页] 谈到原始社会的崩溃，又说：“**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贫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反杜林论》178 页]（着重点是笔者标的）。

“象动物”、“象牲畜”，这仅仅是象，并不是真的动物、真的牲畜。“纯粹动物式的”这是指当时人类对自然关系所表现出的意识如动物一样的无知，并不是说动物也有意识。

至于“动物性质的本能的劳动形式”这句话，则是指最初的人类的劳动，其形式尽管与动物本能的活动极为相似，但它是有意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不朽的巨著便有所说明：“**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

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35 页]

这句“动物性质的本能的劳动形式”所指的“本能”实际上是指意识到的本能。若对这句话不加分析，却将字面加以割裂，并以此作为凭据，把劳动分为“本能的劳动”和“有意识的劳动”，徒然使自己的论点站不住脚。

至于第二种论点所谓语言与劳动同时出现，历史是同样长久的问题。

恩格斯说过：“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自然辩证法》152 页]

1) 持“历史是同样长久”这样论点的同志，未知有无注意到这句话“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的“从”字所表达出的含意。

2) 另外，未知这位同志，有无注意到这段话之前，还有一段话：“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同上]

这段话，很明显地指出由于劳动，人们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便产生了语言。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另一些经典著作里又告诉过我们：“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34 页]

“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句经典著作的内容，我个人理解，是说首先由于劳动引起，从劳动中语言便伴随着它一起产生出来。劳动与语言不能说它们的历史是同样长久，比较起来，劳动比语言稍为先一点，不然的话，语言何“从”产生？

四、对于“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理解

对这句经典的话，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

认为这句话内容是指把天然形状的木棒或碎石头经过加工制成工具而言。这是一说。

另一说则认为第一批原始人，对天然物并没有经过什么特定的加工，主要它在劳动中作为活动的传导器发生作用，“第一批原始人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同样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 183 页]。持这种论点的作者并认为人类使用天然形状的碎石片的劳动实践在打制石器的劳动之前就已存在。“最初的原始人，在劳动中使用的工具，只能是天然工具。把天然形状的木棒、石头和碎石片作为劳动工具——他们的猿祖先就曾在偶然的情况下，使用过这些东西，但不是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如果是对现成生活资料（例如果实）的采取，在这场合，人自己的身体器官（如手）则是唯一的劳动工具。”[2, 180—181 页]

这位作者，尽管引了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语录，滔滔不绝地申述自己的看法，但也难于使人信服。

就经典著作中：“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句话，接连在它的后面还有一段话：

“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自然辩证法》154页]

很明显，经典著作中后一段话是对前一句话作进一步的说明。“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原是指制造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言。

当着一支高度发展的古猿，能猎食动物，吃植物同时也吃肉，这便是古猿发展到人的重要一步。

根据过去西方某些学者的实验和观察：黑猩猩能够本能地从树上折断一些树枝作为棍棒；黑猩猩又能使用棍棒从地上掘取块根作为食物[7,138]

黑猩猩既能这样，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当着一支高度发展的古猿，它们发展到接近人类界线的期间，在与较小的野兽搏斗中，大自然并不是处处向它们提供现成的天然棍棒，在它们继续发展进程中难道它们不会发展到有意识的从树上折下了一些枝条作为棍棒之用？这肯定是有过的，这就是意味着制造工具，这就是意味着它们进入人类的界线。

恩格斯还告诉过我们：黑猩猩“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同上，150页）

既然黑猩猩具有这样的本能，难道一支高度发展的古猿已进到贴近人类界线时期，它们与大自然搏斗中不会懂得摔碎石块选取其中适用的碎片？

劳动是专属于人类的，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能在自然界打下意志印记的行动。若谓第一批人类只能使用现成的天然棍棒，现成的天然石块；但是大自然也不是处处会提供现成的天然棍棒，在某些场合也不会提供足够数量的现成工具和现成的适用石片；当第一批原始人群与野兽斗争的时候，特别是追猎的时候，逢到这样缺乏现成可用的工具的场合，难道这些人群会只好罢手放弃追猎？放弃与野兽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称之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

若谓第一批人类只能使用现成的天然工具，碰到没有现成的天然工具或不足数量时，也不懂得用自己一双手折断树枝或摔碎天然石块制成工具，不能克服这一点点存在着的困难，连最低微最原始的“自觉能动性”也没有，这是说不通的。

我个人的理解，在古猿正向着人类阶段发展的过渡阶段期间，最初是本能地偶然地利用天然棍棒和天然石块；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前肢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后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并巩固下来，这时期，古猿与大自然斗争中，由于本能，前肢必然更多地利用天然棍棒和天然石块；一当古猿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折断天然树枝作为棍棒或把石块摔碎选取合用的碎片（这便是属于制造工具，属于有意识的动作），他们的活动，应被视为质变，是属于劳动，是进入人的界线，再不是动物性质的本能活动。另外，也应指出，当古猿懂得折枝、摔碎石块，变成为第一批人类时，对所使用的工具，也并不是每件工具都是经过加工，他们仍然尽量使用拾取到的大自然所提供的现成的天然工具，在使用现成的工具同时并能制造工具，他的活动性质迥异于原来的古猿。

我认为“制造工具”这一短语是指原始人类用自己双手有意识地制造工具而言，并不

是专指原始人群(包括第一批人类)仅仅把天然工具作为传导器、仅仅局限于使用现成的天然工具而言。

参 考 文 献

- [1] 周作云: 人猿分野辨,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2卷1期。
- [2] 周作云: 论人和猿的基本区别,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3卷3期。
- [3] 石人: 人类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3卷2期。
- [4] 袁汉兴: 对于人猿划分问题的一点意见,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3卷2期。
- [5] 吴汝康: 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卷2期, 主要参考87页本文所引的一些资料。
- [6] 吴汝康: 人和猿的界限问题,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2卷3期。
- [7] E. A. Hooton: Up From the Ape, P.138, New York, 1947。